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 民 出 版 社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三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frac{1}{4}$ ·字数25,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10月成都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1·760 定价(四) 0.11元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嗎？

这个問題，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的問題，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應該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資本主义复辟。这个問題，也关系到究竟怎样認識铁托集团，它是兄弟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于这个問題，苏共領導同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

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領導集团，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苏共領導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是兄弟党的一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就宣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宣布铁托集团是什么“执掌国家領導权的兄弟党”。

赫魯曉夫同志最近訪問南斯拉夫，发表了許多講話，把过

去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遮羞布丟得精光，他們的真實觀點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南斯拉夫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里，不是“空談革命”，而是“具體建設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發展”是“對总的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具體貢獻”，很值得赫魯曉夫羨慕和學習。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蘇共領導同鐵托集團“不僅僅是階級兄弟”，而且是“由我們所面臨的一致目的而聯繫起來的兄弟”。蘇共領導是鐵托集團的“可靠的和忠實的同盟者”。

在赫魯曉夫看來，原來他從鐵托集團那里找到了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說什麼“蘇共和南共聯盟之間在若干原則性的意識形態問題上依然存在着分歧”，不過是裝模作樣。現在赫魯曉夫對鐵托集團說，“我們屬於同一個思想，以同一個理論為指南”，都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

赫魯曉夫早已把一九六〇年聲明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聲明說：“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現代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現”。

聲明說：“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布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用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對抗，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立起來”。

聲明說：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人“依賴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援助’，從而使南斯拉夫

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险。”

声明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结的活动”。

声明说得这样清清楚楚，而苏共领导竟然说：“根据一九六〇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請問：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 and 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咄咄怪事！

看起来，陶里亚蒂同志要比赫鲁晓夫同志说得明白一点。陶里亚蒂干脆说，一九六〇年声明对铁托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既然一心一意要为铁托集团翻案，就应该坦白一点，大可不必假心假意、装作维护声明的样子。

声明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做的结论，究竟错了没有，该不该推翻呢？陶里亚蒂说，做错了，应该推翻。赫鲁晓夫实际上

也是說：做錯了，應該推翻。我們說：沒有錯，絕對不能推翻。一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維護一九六〇年聲明的兄弟黨，也都說：沒有錯，絕對不能推翻。

蘇共領導認為，我們這樣做，就是堅持“死板的公式”，堅持“資本主義世界的野獸的法律”，是要“把南斯拉夫‘革除’出社會主義”。他們還認為，誰要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誰就是“不顧事實”，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而他們閉着眼睛硬說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倒是“從客觀規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出發”，“對實際情況進行深刻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從客觀規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出發，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進行深刻的分析，究竟應該得出什麼結論呢？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

赫魯曉夫斷定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據之一，是，南斯拉夫沒有私人資本，沒有私人企業，沒有資本家。

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不。

事實是，南斯拉夫的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是大量存在著，而且在迅速發展。

根據社會主義各國的一般情況，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中，國民經濟中存在著多種經濟成份，存在著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份，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問題在於，國

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

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①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額，达到一亿第納尔以上。^②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說，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們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們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們工作。但是据熟悉內情的人說，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級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訂计划，坐着汽車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簽訂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潤，也可以看出他們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說，“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純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納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貝尔格萊德《新聞晚报》說，貝尔格萊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納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內“得到了約七千万第納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地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这些高利貸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納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

① 托多罗維奇：《两条战綫的斗争》。見南斯拉夫《我們的实况》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七百五十第納尔合一美元，三百零三第納尔約合一元人民币。

十万第納尔，需要抵押品。”①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辯的事实。

我們要质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說南斯拉夫沒有私人資本，沒有私人企业，沒有資本家呢？

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濫

我們再來看一看南斯拉夫农村的情况吧。

是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在那里也已經沒有資本家了呢？

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泛濫，在农村中表現得更为明显。

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个体經濟，小生产者經濟，每时每日地产生資本主义，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才能把农业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曾經指出，“列宁說，只要产生資本家和資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經濟在国内还占优势，資本主义复辟的危險就会存在。显然，只要这种危險还存在，就不能真正地来談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的胜利”。（《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七頁。）

铁托集团在这个問題上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馳的路綫。

本来，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經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組織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是基本上沒有触动富农經濟。

①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

从一九五一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开宣布放棄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这是铁托集团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严重步骤。到一九五三年底，这种合作社由一九五〇年的六千九百多个，縮减到一千二百多个。一九六〇年，又縮减到一百四十七个。南斯拉夫的农村，是个体經濟的汪洋大海。

铁托集团公开說，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恶毒地咒罵“集体化和剝夺是一回事”，^①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貧困”的道路。^②他們还荒謬地主張把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各种經濟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③

铁托集团在解散大批农民劳动合作社的同时，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賃，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廢除农产品的計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貿易，鼓励农村資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之下，农村資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濫，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資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的两极分化，首先表现在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頃以下的貧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們拥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頃以上

① 卡德尔：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詞。

② 巴卡里奇：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③ 卡德尔：《关于我国农村政策的若干問題》。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杂志，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① 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

土地集中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材料要严重得多。据铁托集团的喉舌《战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②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雇佣劳动制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透露，一九五六年，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佣劳动。

一九六二年科马尔说：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

① 科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问题》。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五期。南斯拉夫农林秘书相当于农林部长。

② 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来，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經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別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經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隱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額十公頃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機，通过代耕剝削邻近的貧苦农民”。①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战斗报》說：“所謂善良的生产者”，“是租种他人土地、雇用劳动力的人，是有經驗的商人”。“这些人不是生产者，而是企业主。他們中間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鋤头。他們雇用劳动力，而自己只是巡視田間，做做生意。”

在南斯拉夫农村中，高利貸者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还有所謂劳动力包买主，利用失业者的困境，从事中間剝削。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的貧苦农民，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报》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頃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貨幣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他們遭受重重剝削，过着悲慘的生活。

事实說明，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剝削階級占据着統治的地位。

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辯护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說，南斯拉夫农村的“社会主义成份”已經从百分之六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可惜的是，就連这些可怜的百分比，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成份。

① 科馬尔：《农村和农户的若干問題》。

苏共领导所说的百分之十五的“社会主义成份”，无非是指铁托集团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然而，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它不但不触动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农经济的发展。

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南斯拉夫农业问题》一书中说：从合作社“今天的情况和它们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们丝毫不意味着农业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据点，不如说在发展和帮助资本主义因素。有这种情况，这些合作社是富农分子的联合”。

铁托集团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在它的商业活动中，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农场”，大量雇用长期的和临时的工人，进行剥削。据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六一年，仅仅各种“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万多名。此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透露，雇佣工人“经常受到最粗暴的剥削（劳动日长达十五小时），他们的个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

由此可見，这些所謂“社会主义成份”的农业組織，都不过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組織。

剝夺貧苦农民，发展資本主义农場，这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說过：“我們并不放棄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經这样做了。我們必須設法解决这个問題。”

为了走資本主义道路，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制定了“农地使用法”，个体农民如果不能按照規定的条件使用土地，就由“綜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或“农場”对他們的土地实行“強制管理”。这实际上是用剝夺貧苦农民，強制兼并土地的办法，来发展資本主义农場。这是道道地地的农业資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在談到小农經濟向大的农业經濟过渡的时候說：“这里两条道路：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資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沒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說：“所謂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經濟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恢复富农盤剝，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剝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維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結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維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資产階級政府。成立資产階級政府的結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資本家，恢复資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頁。）

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农业的道路，正是这样一条恢复資本主义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辯的事实。

我們要质問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們如果不是存心欺騙,怎么能够硬說南斯拉夫沒有資本家呢?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 蜕化为資本主义經濟

南斯拉夫資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現在城市私人資本主义和农村資本主义的泛濫。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經濟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經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謂“工人自治”的經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資本主义。这种国家資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資產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資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資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經理在內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資產階級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資產階級,盜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屬於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謂“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資本統治之下的一种殘酷的剝削制度。

从一九五〇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規定工厂、矿山、交通運輸、貿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謂“工人自治”。这种所謂“工人自治”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企业交給所謂“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

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場上推銷产品，自己决定工資，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潤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規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賃固定資產。

铁托集团把所謂“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們說，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設社会主义”。

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从理論上說，稍有馬克思主义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所謂“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的“理論”，同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这一类“理論”，也早已被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駁得体无完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无产階級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資料轉化为国有財產”。

取得政权的无产階級，必須把生产資料集中在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維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張把工厂交給“生产者”直接“組織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經严厉地批評这种主張，指出这种主張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階級专政。

列宁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間接地把个别工厂或